

《福布斯》推荐的
经商必读书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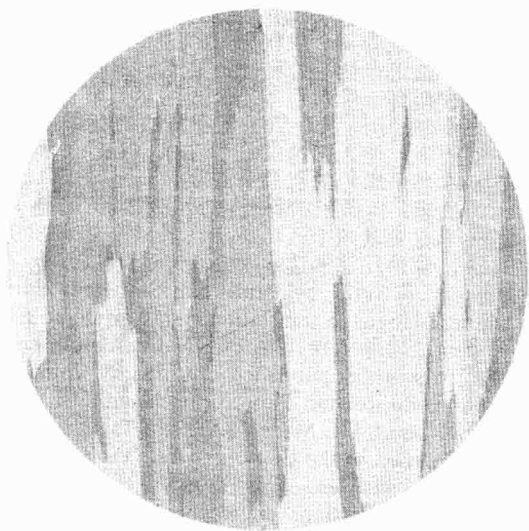
绿色国王

[法] 保尔-卢·苏里策尔 (Paul-Loup Sulitzer) ◎ 著
邓丽丹 ◎ 译

LE ROI VERT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绿色国王

[法] 保尔-卢·苏里策尔 (Paul-Loup Sulitzer) ◎著
邓丽丹◎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绿色国王》讲述了一个纳粹德国集中营幸存者的故事。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长起来，并通过自己的智慧和魅力创建一个庞大的财富帝国，甚至试图缔造一个主权国家。主人公以奇特的方式为父报仇，在中东参加突击队，在北非参与走私，又浪迹印第安人的部落，之后来到美国，从身无分文变成拥有一千六百多家公司的亿万富翁。小说既描写了主人公曲折而又惊险的传奇经历，又介绍了他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勇于开拓和精于企业经营的生动故事，使人们通过这一连串生意经看到西方社会的种种画面。

本书中绿色的意思有三层，一是钞票，二是和平，三是他创建的那片国土的色彩；而国王的称号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世俗的权力和名誉。本书记录了一个有史以来个人所能实现的最高梦想，同时也是一部对人权和法统的反思录，值得反复阅读。

Le roi vert, by Paul-Loup Sulitzer © Editions du Rocher, 2013 Current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 (www.divas-books.com)

This title is published in China by China Machine Press with license from Editions du Rocher.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Unauthorized export of this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Violation of this Law is subject to Civil and Criminal Penalties.

本书由 Editions du Rocher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出版与发行。未经许可之出口，视为违反著作权法，将受法律之制裁。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5-398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色国王 / (法) 保尔·卢·苏里策尔 (Paul-Loup Sulitzer) 著；邓丽丹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6
ISBN 978-7-111-54100-4

I. ①绿… II. ①保… ②邓…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0251 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策划编辑：李新姐 责任编辑：李新姐 李琳瑜

版式设计：阅微文化 责任校对：舒莹

责任印制：李洋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1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40mm×210mm·14.875 印张·426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111-54100-4

定价：49.9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电话服务

网络服务

服务咨询热线：010-88361066

机工官网：www.cmpbook.com

读者购书热线：010-68326294

机工官博：weibo.com/cmp1952

010-88379203

金书网：www.golden-book.com

封面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教育服务网：www.cmpedu.com

目 录

引 子 毛特豪森集中营	001
第一章 萨尔茨堡的摄影师	006
第一节 大难不死	006
第二节 雷伯的眼睛	008
第三节 对雷伯的审讯	013
第四节 重回家园	021
第五节 再访瓦格纳的书店	026
第六节 走访埃玛·多宁	030
第七节 哈尔特海姆城堡	036
第八节 雷伯·约尔·白尼适	046
第二章 波哥大的烛台	054
第一节 初建战功	054
第二节 雅古尔事件	060
第三节 法国之旅	067
第四节 走私烟卷	075
第五节 仇人行踪	081
第六节 处决前党卫军中校	087
第七节 处决埃立希·施泰尔	098
第三章 瓜阿里沃人	113
绿箍束发的白人	113
第四章 黑 犬	129
第一节 婚礼上的客人	129
第二节 收保护费的黑帮小混混	131
第三节 白手起家	140
第四节 放弃国籍	161
第五节 房产交易	170
第六节 华尔街行动	182
第七节 股票拍卖	186
第五章 卡拉卡拉伊瀑布	194

第一节	夏眠·佩吉	194
第二节	罗克鞋店交易	206
第三节	伦敦交易	216
第四节	油画——油船——小麦	221
第五节	雷伯的部下	233
第六节	游艇上的枪声	247
第七节	又回丛林	259
第八节	金矿	264
第九节	四色卷宗	270
第十节	戴不锈钢边眼镜的年轻人	276
第十一节	让人不爽的弗格斯	288
第十二节	退隐归来	297
第十三节	十亿美元现金	310
第十四节	夏眠·佩吉之死	326
第十五节	响尾蛇	334
第十六节	南美的秘密行动	345
第六章	木腿海龟	365
第一节	丛林下的秘密	365
第二节	奇怪的地图	377
第三节	处决前奏	384
第四节	借刀杀人	388
第五节	1969年	394
第六节	王国概况（上）	398
第七节	王国概况（下）	403
第八节	雪莉死后	408
第九节	魏茨曼夫妇的担忧	423
第十节	裂痕	433
第十一节	“雷伯的告别巡回演出”	439
第十二节	开曼来客	447
第十三节	群英荟萃	450
第十四节	1980年5月5日	459

引子 毛特豪森集中营

我到慕尼黑还不足一小时，乔治·塔拉斯上尉便告诉我说，第七军的先头部队刚刚发现了另一个集中营，就在上奥地利州的林茨附近，那地方名叫毛特豪森。乔治·塔拉斯上尉坚持要我立刻前往，他已在一架军用飞机上搞到三个座位。他自己将在两三天内与我们会合。我有许多理由服从乔治·塔拉斯：他是上尉，而我只是中尉；直至1942年夏天，他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国际法教授；两星期以前，正是他在巴黎与我偶然相遇，并把我招募到盟军“战犯审判委员会”成为他的部下。如果这些尚嫌不够，我还喜欢他，尽管他穿上了橄榄绿制服，让我难以认出这位词锋犀利、经常在哈佛校园爬满常春藤的围墙内侃侃而谈的教授。

和我一起出发的是中士迈克·里纳尔迪和摄影师罗伊·布莱克斯托克。我跟他俩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里纳尔迪来自纽约市的小意大利（曼哈顿），布莱克斯托克是弗吉尼亚州人。虽然他俩外貌迥异——一个个子矮小，细细的黑色小胡子像是打过蜡；另一个则是懒懒散散的身高两米的大块头，大腹便便——却同样显得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给人的印象很深。在我看来，这是成熟且阅历丰富的表现，这正是我所缺乏的。

那是1945年5月5日，除了苏联人三天前攻克柏林的消息以及第三帝国全面正式投降已指日可待外，对于当时在欧洲行将告终的这场战争，我知之甚少。战争快要结束了，我没有杀过一个人，也没有经历过任何战斗。离我二十一岁生日还差两个月，此时我就像一个少年生平头一遭踏进剧场，而台上的帷幕正在落下。六年来我第一次重返欧洲，在巴黎又看到了我的法籍祖母。她对于我舍父亲的国籍而取母亲的国籍成为美国人这一事实一点儿也不在乎，她听了这个消息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只是一个劲儿地向我描述巴黎和她的普罗旺斯在德军占领下变成了什么样子……

到了林茨以后，里纳尔迪设法让我们搭上一辆驶往维也纳的卡车。从4月13日起，苏联红军便已进驻该市。下午两点，我们在恩

斯越过多瑙河。过了河，里纳尔迪拦住一辆吉普车并说服司机——一个跟他自己一样的美籍意大利人——让我们搭乘他的车。我们先去毛特豪森火车站，司机承受着无异于不折不扣的讹诈的巨大压力，载着我们走完离集中营还剩下的六公里路程。

于是，我的足迹与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足迹第一次相交。

关于那一天，我记忆中保留着许多清晰的印象，其中首先是奥地利轻柔的空气：阳光和煦，温馨宜人，带着仿佛永驻人间的春天的芳香。

只是在此之后才传来了一股恶臭。

我们距离集中营还有二三百米的时候，就闻到了这股臭味。大批盖着篷布的卡车组成的长龙迫使我们停车，那位被我们强行拉来的司机便抓住这个机会，斩钉截铁地宣布他决不再往前开。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臭味变得更浓了；它接连形成一大团一大团的气体悬在空中不动。“是焚尸炉的气味，”布莱克斯托克拖着南方人的长腔说了一句。温和的语调以及说话人的地方口音本身，仿佛冲淡了这个词的恐怖意味。我们从敞开着的大门进去。一些坦克曾到达那里以后又开走，在地上留下刚压过的痕迹。取代它们的是接连不断轰隆而至的卡车车流，卸下食物、药品和铺盖，增援已经展开工作的卫生部门。但这股车流一进门，立刻就消失在一片无声的、由活尸组成的汪洋大海之中，几乎没有一点儿动静，犹如潮水突然凝固一般。五六小时之前到过那里的坦克，也许曾使这片活尸之海震荡了一阵子，显示出些许生气，可是现在，波动已经停止，自由的喜悦趋于暗淡，他们的脸成了一张张硬邦邦的面具。接受了噩梦已经结束这个现实之后，他们仿佛进入了另一种状态。他们紧紧盯着我、里纳尔迪，望着身高马大正在开路的布莱克斯托克；从这些呆滞的目光中，我可以看到有点儿异样的冷漠和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但也可以看到怨恨的指责：“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儿来？”

“太臭了，”布莱克斯托克说，“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臭味简直

叫人没法儿相信。”这位巨人迈着坚定的步伐在那些穿条纹破囚衣的活尸丛中横冲直撞。

接管该营的美国军官名叫斯特罗恩，他佩戴着步兵少校的金枫叶领章，身材矮小，干瘪，长着一头红发。他走过来告诉我，眼下他最关心的不是审判战犯，而是把这个令人不堪入目的乱糟糟的地方理出个头绪来。他已着手把这些幸存者分成无药可治、情况危急和脱离危险三大类，但无药可治的人占了多数。“他们中有两三千人最近几天内就会死去，他们将在获得自由后死去，就是这样。”他说话时用一双棕黄色的眼睛盯着我。

“你叫什么名字？”

“大卫·塞梯尼亚兹。”

“犹太人？”

“不。”

“原籍哪里？”

“法国。”

“听起来像波兰人的姓。”

他已经转过身去吼叫着发布命令。里纳尔迪在向我打手势，我们一起走进一座房子，那里以前是德国党卫军的办公地点。“这间还是那间？”里纳尔迪问。我挑了前一间，那里连着一个小小的会客室，有三四把椅子。布莱克斯托克不知到什么地方拍照去了。里纳尔迪找到一块硬纸板，把它钉在门上。他在上面写了“战犯审判委员会”几个字，并仔仔细细地把每一个字母描得粗一些。

我站在那里，感到阵阵难受，心烦意乱。集中营里死一般地寂静，弥漫着令人恶心的气味，想到在这个“活不好，死不了”的魔窟里还有成千上万的幸存者在生死之间挣扎，一种羞惭和失望的情绪在折磨着我。直到三十七年之后追忆起来时，我还能再次体验到那种恶心和屈辱的感觉。

我走出办公室，从密密麻麻的活尸群中通过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他们在我前面勉强让出一条路来，我穿过一排棚屋，然后又穿过一排，最后一排棚屋里还没有医疗队去过，那里笼罩着一片昏暗，只有个别地方被尘埃飞扬的春光抹上一层金黄。那里有好些

已经死了两天的尸体，就跟那些尚未咽气的活尸躺在一起，每一张铺位上搁着三四个人。当我从旁边走过时，只见那一副副骷髅般的肢体、一堆堆破衣烂衫和骨头架子在蠕动爬行。腐臭味愈发强烈。有人轻轻地碰我，有人死死地拽我，吓得我仓皇逃走。我来到一块狭窄的院子里，四周是混凝土建筑，那里只有我一个人，或者说我以为如此。虽然站在户外的阳光下了，但仍禁不住阵阵恶心，我呕吐了好一阵子，突然，我感觉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我，那种感受好像被什么东西烫着了一样……

那个墓坑离我几步之遥，它只有两米见方，从那里挖出来的土整齐地堆成一座三角形的土墩，一把铁锹就插在上面。向坑里胡乱扔进了几锹土，不过事先铺在那里的一层生石灰已经侵蚀了泥土……也侵蚀了纳粹们匆匆忙忙埋入坑内的一些赤条条的男子的躯体。你不难猜想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十来具裸体的尸首被扔到里边，再用枪托夯、靴跟踩，使表面平整。然后洒上生石灰，再盖层泥土。但是尸体仍盖不住，隐约露出表面。我看到好些手、腹、男人生殖器、口、鼻孔都给氧化钙烧黑，穿了孔，有些地方的骨头露了出来，并且已经开始腐烂。

就在这幅乱七八糟、惨不忍睹的画面正中，我看见一张面孔，凹陷得可怕的面孔，上面有发黑的斑斑血迹，然而一对浅色眼珠闪烁着咄咄逼人的光芒……

当我从靠着的水泥墙边挪开时，那双眼睛注视着我的每一个动作。我记得自己当时想到，这个一动不动地凝视着的眼神大概是死神固定下来的。于是我向墓坑跨近几步。这时从下面升起一个声音，用略带异国腔调的法语朗诵着魏尔伦^①的诗句：

“上帝啊，上帝！生活，依然如旧、朴实、恬静……”

接着发生的事简直像是梦中的情节。“城中传来喁喁低语，和平又恬静……”接下来的诗句自然而然地涌到我的口边，大概是我念

① 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法国诗人，他的诗歌以优雅、精美且富有音乐性而著称。——译者注

了出来。

我只知道自己一直走到墓坑边上，猫着腰伸出一只胳膊。我的指头碰到了那个十七岁少年的瘦骨嶙峋的大手——他就是日后我们将称之为“绿色国王”的人。

第一章 萨尔茨堡的摄影师

第一节 大难不死

事后，雷伯回忆说，当时他睁开眼睛，看见一个军人。他认不出这人穿的是什么部队的制服，反正既不是党卫军的，也不是人民冲锋队^①的，又不像最近几年在德军这边作战的罗马尼亚、意大利或法国部队的军服。同时可以肯定，这绝不是一个苏联人。他见过一些苏联人，有的是俘虏，有的成为党卫军中校霍赫赖纳的枪下之鬼，因为霍赫赖纳老是谋求刷新被他个人对准后脑勺开枪打死的男人、女人和小孩的人数纪录。到1945年5月4日，这位党卫军中校杀死的人数已达二百八十三名。他向雷伯·克立姆罗德宣布：雷伯将成为他记录中的第二百八十四名牺牲品，尽管这对双方都可能是一大憾事，因为最近二十个月他们在一起毕竟过得挺亲昵的。霍赫赖纳宣布这一决定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明显的悲哀神色。

据雷伯说，他恢复知觉其实仅在他看见那个军人之前不多一会儿。他不知道究竟是几分钟，反正这是一个缓慢的、悠悠苏醒的过程。起初，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然后在逐步趋于完全清醒的各个阶段上，他首先想起的是清晰地留在他记忆中的最后一刹那：中校把那支卢格手枪的枪口抵住他的颈项，深深地亲了一下他的嘴。随后在他脑海里浮现的是依然模糊的印象：他被活埋了，不过他的脸上仅仅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土，几乎面对着空气。接着，他才感到脑后作痛，但那不是一种尖锐的剧痛，还有他的肩膀、双臂、腹部，凡是给石灰灼伤的地方都感到疼痛。他的身体被紧紧地卡在横七竖八的裸尸中间，除了脖子和左手之外，其他地方完全不能动弹。压在他身上从而极大地保护了他的是一个十四岁的立陶宛少年，名叫扎茨卡留斯，他是被党卫军中校从格罗斯罗森集中营里弄来充

① 纳粹德国崩溃前胡乱拼凑的民兵部队。——译者注

实他的变童^①队伍的。

雷伯扭动脖子，盖在他头上的几块土和扎茨卡留斯的一只胳膊滑了下来，形成的空隙足以使他看到阳光。雷伯没有听见那个军人走近的脚步声，突然间看见了他，见他转过身去呕吐。要把这个身穿不知什么军服、正在呕吐的人与昨天——如果的确是昨天的话——党卫军中校及其特遣队突然扔下毛特豪森集中营这件事联系起来，雷伯还做不到，因为他的意识还不够清晰。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军人会是美国人，仅仅意识到这个陌生人来自一个异国世界。纯粹出于这个原因，雷伯认为最好还是别说德语。他从自己懂得的其他语言中选择了法语。他一说，对方就回答——其实对方是把雷伯不由自主地开始背诵的一首诗接着背下去；听起来，这像是在在此之前从未谋面、但受命前来相会的两个人在交换预先约定的信号和暗语。那人走到坑边，跪下来，伸出一只手碰到雷伯的左手。他先说了一句不知道什么话，接着用法语问道，“你受伤了吗？”

“是的。”雷伯说。

现在，他看清楚了那军人的脸。他很年轻，长着金黄色的头发，一双碧眼睁得很大。一种金黄色的星形在他的领章上闪光。这个军人好像没有携带武器。他问：“你是法国人吗？”

“奥地利人。”雷伯回答。

现在，那人在把雷伯往外拉，但是毫无效果。不过，那层生石灰和泥土的混合物又松动了些，露出扎茨卡留斯雪白的躯体，他的臀部和背部全都被生石灰所腐蚀。

“啊，天哪！”那军人发出一声惊呼，又开始呕吐。

雷伯用他那双灰色的大眼睛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

“你呢？你是哪国人？”

“美国人。”年轻的军人回答。

他停止呕吐，艰难地站了起来，没有闪避雷伯那双奇异的灰眼睛。

“也许，这儿除了你以外，还有别的活着的人……”

① 党卫军军官挑选英俊童男带在身边以发泄变态性欲，雷伯即是霍赫赖纳的变童。——译者注

“我想不会有了，”雷伯说，“他们朝我们每个人的后脑勺都开了枪。”

他的语调出奇地缓慢、平静，他的左手动了动。“你一个人是不可能把我拉上去的，”他说，“我不是平躺着。其实，他们几乎是让我站着活埋的。还有别人和你一起来吗？”

“美利坚合众国的军队。”塞梯尼亚兹答道，他一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回答是多么可笑，也丝毫没有故作幽默的意思。雷伯的镇定令他慌乱，甚至有些害怕。他似乎察觉到从这双浅色的眼睛里迸出一星愉悦的火花，尽管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

“既然如此，你应该可以去寻求帮助！你叫什么名字？”

“塞梯尼亚兹，大卫·塞梯尼亚兹！我父亲是法国人。”

沉默。中尉有些犹豫。

“去吧，”雷伯·克立姆罗德命令道，但语调还是那样温柔，“请你快去吧，我都喘不过气来了。谢谢你来救我，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那双灰色的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第二节 雷伯的眼睛

大卫·塞梯尼亚兹带着布莱克斯托克、一位医生和两名步兵回来。布莱克斯托克拍下了他们发现这个墓坑时的情景，这些照片从未公开发表，甚至没有列入任何档案。但十三年以后，雷伯却从布莱克斯托克夫妇那里买下了它们。

布莱克斯托克认为，那个年轻人能够活下来，不仅仅是一连串令人头晕目眩的事态发展的结果。当雷伯被救出来的时候，他身体的姿势表明他被埋下去以后几秒钟，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他曾拼命努力想爬到坑面上来。雷伯已经从他的八个同伴的尸体中开出一条路，此举艰难异常，因为他是第一批被扔进坑里的，坑顶又被党卫军的靴子踩实，然后铺上生石灰，再盖上泥土。

坑里一共埋了九个人，都是男孩子，年龄在十二岁到十七岁之

间。雷伯·克立姆罗德是年龄最大的一个，也是唯一的幸存者。

雷伯终于从坑里被救了出来，这时他又一次失去知觉。雷伯的身高和消瘦程度让塞梯尼亚兹吃了一惊：身高有六英尺，即一米八，体重却只有一百来磅^①。

其实，关于他的两项估计全错了。在1945年5月5日那天，十六岁零八个月的雷伯·克立姆罗德身高已达到一米八四，体重仅三十九公斤。

雷伯的后脑勺挨了一枪，部位在左耳后边。子弹轻轻地擦过耳垂，击碎了枕骨底部，划伤后颈上端的肌肉，椎骨只受了轻度损伤。这样一来，他身上其他伤口的情况更为严重，或许也更为疼痛。医生还为此少年取出另外两颗子弹，一颗是在他的右股，另一颗是在他臀部的正上方。此外，他浑身上下受到生石灰腐蚀的地方不少于三十处。他的背部、腰部和小腹上保留着数以百计的鞭痕和被香烟头烫伤的痕迹，其中有些已是一年多以前留下的老疤。唯独他的面孔完好无损。

这张脸不仅使第一个看到他的塞梯尼亚兹激动不已，后来所有见过他的人也一样。倒不是因为这张脸可以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俊美，事实上这张脸缺乏清晰的轮廓；而是它所表现出来的戏剧性的、异乎寻常的内在张力，同时却又缄默不语。这绝不是一个认命的人的脸，尽管在集中营的死亡和绝望中留下的烙印比比皆是。特别是这双有着淡绿色瞳孔的灰白眼睛，凝视人和物时深邃得让人难以忘怀。

接下来的几天内，雷伯几乎总是在睡觉。然而，一场小小的骚动却由他而起。一批以前的囚犯来找斯特罗恩，声称他们代表所有的难友提出抗议，他们拒绝与一个“党卫军的男宠”同住一处。实际上，他们用的字眼还要难听很多。但是那位来自新墨西哥州的红发矮个子少校没有理睬这一要求，他有别的问题需要操心——毛特豪森集中营不断在死人，每天都要死好几百人。

关于那个少年的事，斯特罗恩对塞梯尼亚兹说：“如果不是你救他，这孩子一定早就送命了。那么，就由你来照看他吧！”

① 约四十五公斤。——译者注

“可是，我连他的名字也还不知道呢！”

“这是你的事情，”斯特罗恩用他的高嗓门回答，“从现在起，你自己想办法吧。”

这次谈话发生在5月7日的上午。塞梯尼亚兹不得不把雷伯安置在集中营那些尚待决定命运的“卡波”^①的棚子里，这让塞梯尼亚兹感到自责，对这个陌生的少年有某种罪行的念头本身都会使塞梯尼亚兹反感。他去探望过雷伯三次，只有一次发现他醒着。塞梯尼亚兹想问他一些问题，但得到的回答都是奇异的凝重而梦幻般的眼光。

“你认出我了吗？是我把你从埋葬坑里拉出来的……”

没有回答。

“我想我至少应该知道你的姓名。”

没有回答。

“你对我说过你是奥地利人，你一定很想和家里人取得联系吧？”

没有回答。

“你是在什么地方学会法语的？”

没有回答。

“我只是想帮助你……”

雷伯闭上眼睛，转身面壁。

第二天，也就是5月8日，塔拉斯上尉从慕尼黑赶来，还带来了德国投降的消息。

乔治·塔拉斯是格鲁吉亚人——不是美国的佐治亚，而是苏联的格鲁吉亚^②。在哈佛大学，塞梯尼亚兹就听说塔拉斯是俄国贵族出身，1918年全家移居美国，1945年，他四十四岁，显然已自许担负着一项使命，那就是说服我们这个地球上尽可能多的人不要过于高看自己。他痛恨感伤主义。面对人类种种愚蠢透顶的行为，塔拉斯

① 集中营中管理囚犯的囚犯。——译者注

② 美国的佐治亚（州）和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在法语和英语中拼写相同。——译者注

持一种自然的无动于衷的态度（如果是装出来的，至少也装得很出色）。他随时准备讽刺挖苦。除了英语，还有十几种其他语言他都能说得很流利，其中包括德语、法语、波兰语、俄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

塔拉斯到毛特豪森上任，所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布莱克斯托克在达豪和毛特豪森集中营里拍下的照片选一些最令人发指的贴在他办公室内的墙壁上。“当我们审讯那些绅士们的时候，他们必然死不认账，我们至少可以让他们看看他们恶作剧的结果。”

塔拉斯很快就把塞梯尼亚兹开始整理的几份卷宗处理完了，而且亲自主持讯问工作。

“塞梯尼亚兹同学，这都是些小鱼小虾，还有别的吗？”

塞梯尼亚兹向塔拉斯谈起那个被活埋的少年。

“你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有关这个年轻人的材料少得可怜，德国人的任何名单中都没有他的名字。在1944年后半年和1945年的头几个月内，由于苏联红军日益推进，曾有几万名囚犯被运回德国和奥地利，但他也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批。一些证词断言，他来到毛特豪森集中营才三个月，至多四个月。听到这些，塔拉斯莞尔一笑。

“在我看来，事情很简单。一些党卫军的高级军官撤回奥地利来，准备组织最后一次殊死抵抗。如果只有一个军官，不可能需要九个情人，除非他是超人。他们到达毛特豪森，自发地加强了驻防。当我们的第七军逼近时，他们又掉头就跑，这一回则是向着山区、向着叙利亚甚至向着热带而逃。而在逃跑之前，他们还是本着那个令人赞叹的民族一贯追求秩序井然的态度，先把那些如今已成为累赘的心肝宝贝干净利落地处理掉，还用生石灰和泥土盖起来。”

在哈佛大学，一些果戈理的读者曾经不无道理地给塔拉斯取了一个雅号——“布尔巴”^①。塔拉斯非但不生气，还引以为荣，并且用来作为评论文章和在考卷上写评语的署名。现在，他透过金丝边眼镜把炯炯有神的目光转向墙壁上那些恐怖的照片。

① 塔拉斯·布尔巴是俄国作家果戈理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乌克兰哥萨克老英雄。——译者注

“当然，我的大卫老弟，我们可以把别的事情统统撇在一边不管，转而关心受到你保护的那个少年。总之，只有几十万名战犯在急切地等待我们对之表示关注。小事一桩。更不要说还有几百万已经死去、正在死去或者将要死去的男人、女人和儿童。”

如此这般，塔拉斯爱作长篇大论，还喜欢用他的冷嘲热讽叫任何与他谈话的人下不了台，简直以此为乐。尽管如此，那个奥地利少年的故事想必还是引起了塔拉斯的兴趣。两天以后，即5月10日，他第一次去看那个少年。对那些在场的“卡波”，他说俄语、德语、波兰语和匈牙利语。对于陌生少年，他刻意地只给予迅速的一瞥。

这一瞥就够了。

他的反应和塞梯尼亚兹一样，但也有相当大的差别：那少年确实同样使他震惊，但他知道为什么。塔拉斯发现，这个幸存者的眼睛和另一个人的眼睛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塔拉斯在普林斯顿曾与后者交谈过几句，那是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家的午餐桌上，他是物理学家朱利叶斯·罗伯特·奥本海默。相同的淡淡的瞳孔，一样地深不可测，似乎在凝视着凡人永难进入的梦境。同样的神秘，同样的天资……

“唯一不同的是，眼前这个少年最多只有十八九岁……”。

接下来的几天，乔治·塔拉斯和大卫·塞梯尼亚兹都忙于他们来毛特豪森要办的公务，大部分时间花在根据揭发材料进行的调查工作上。他们力图把曾经以各种名义负责管理这个集中营的人列出一份名单。名单建立起来之后，附上证词，以备将来专门审理达豪和毛特豪森集中营所犯罪行的军事法庭上使用。当美国军队逼近时，原上奥地利州集中营的看守中有许多人就地躲了起来，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预防措施，用的还是本人的真姓名，祭出服从的美德——**Befehl ist Befehl**（德语：命令就是命令）——来自我开脱，这句话对他们来说就足以解释一切。由于缺乏人力物力，塔拉斯起用了一批前囚犯，其中有一个犹太建筑师，名叫西蒙·威森塔尔，是在好几个集中营里关过的幸存者。

过了一段时间，在塞梯尼亚兹的催促下（至少，这是塔拉斯向自己解释的理由），塔拉斯又想起那个曾被活埋的年轻人，他至今还